

古逸丛书



論語先進第十

何晏集解

九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

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

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

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

先進猶近古也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皆不及門者也

鄭玄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

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子曰德行顏淵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

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

也於已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

其父母兄弟之言陳群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

人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南容三

復白圭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珪尚可磨也斯言之珪不可

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為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

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
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

之車賣
以作擲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鯉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

以為之擲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

不可徒行也

孔安國曰鯉孔子之
子伯魚孔子時為大

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
不可以徒行是謙辭也

顏淵死子

曰噫

苞氏曰噫
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

天喪

予者若喪已也
無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顏淵死子哭

之勸

馬勸曰勸
哀過也

從者曰子勸矣子

曰有慟乎

孔安國曰不自知已之悲哀之適也

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慟顏淵死門人

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

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融曰言回自有父

文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季路
得制止非其厚葬故云余也

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曰敢問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
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閔子騫侍

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

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鄭玄曰樂各
盡其性也行

之行剛強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安國曰

不得以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鄭立曰長府藏名也

藏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曰

子曰

夫入不言言必有中

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

欲勞民改

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

上之門

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

門人不

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

馬融曰外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

略故復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乎

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安國曰言俱不得

也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也愈猶季氏富於周公孔安國曰

士也宰卿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

之孔安國曰非求為季子曰非吾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玄曰小

聲子門人也鳴鼓柴也愚弟子高柴

之愚愚直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鉉師

僻也

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

由謬也

鄭玄曰子路之

子曰回也其庶乎

行失於取謬也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

中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

是殖億度是非蓋羨回所以勵賜

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聖人之善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

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

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
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
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
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孔安國曰踐循也言善人
不循進舊迹而已亦

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
入於聖人之與室也
子曰論萬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萬者

謂口無

擇信也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
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

此三者皆可以
子路問聞斯行諸

苞氏曰販窮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也
孔安國曰當百
父兄不可得自

也專
非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請子

曰聞斯行之亦也感敢問孔安國曰感其

問同而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答異也

無人故退之鄭玄曰言非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

各因其人之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

國曰言與孔子子曰吾以汝為死相失故在後也

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苞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

也敢死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

臣與

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

之問

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臣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孔安國曰言備

臣數而曰然則從之者與

孔安國曰問為

君皆當從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

也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子路使

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苞

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子路曰有為政所以賊害人也

民入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

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子曰是

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疾其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

窮也子路曾皙

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

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

爾無吾以也

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

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

孔安國曰汝常居云入不

已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安國曰如有用汝

者則何以子路率爾而對

率爾先三入對

也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間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飢饉

苞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

也 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

方義方也

夫子哂之

馬融曰哂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

求社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第
伍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

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
之化當以待君子謙辭也

赤爾何

如對曰非曰能之也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

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小相謂

相君之禮者也點爾何如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

以對故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音希也

三子者之撰

孔安國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為政之具

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

孔安國曰各言已志於義無傷之

曰暮春

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
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

之道歸夫
子之門也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
周生烈曰善點
三子者出曾皙

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

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

哂由也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

是故哂之

苞氏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

如之何

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也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相

孔安

國曰赤謙言小相耳
孰能為大相者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九世世章

顏淵問仁子曰尠已復禮為仁

融馬

曰尠已約身也孔安國曰復
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一日

尠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融曰一
日猶見歸

况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安
國曰

行善在己
不在人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
苞氏曰

其必有條目
故請問之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立曰此四者

克己復禮之目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王肅曰敬事
仲弓問仁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安

國曰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苞氏曰在邦為諸侯也在

家為鄉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

也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曰入也弟子司馬犁也

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

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孔安國曰行仁

難言仁亦不

得不難矣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君子不憂不懼

孔安國曰牛兄桓
魋將為亂牛自求

來學常憂懼

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可謂

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

苞氏曰疚病也內省

無罪惡無可憂懼也司馬牛

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立曰
牛兄桓

唯行惡死亡無日

子夏曰商聞之

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

為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苞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

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
子張問

明子曰浸潤之諧膚受之翹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鄭玄曰諧人之言如水之浸潤

外漸成人之禍馬融曰膚受皮屬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

諧膚受之翹不行焉可謂遠也已

矣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子

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

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不信不立孔安國曰死者古
今常道人皆有之

治邦不可失信也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

矣何以文為矣鄭立曰舊說云
棘子城衛大夫也子

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

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也

孔安國曰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

別者心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哀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

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

十一而稅謂之徹
通也為天下通法也

曰二吾猶不

足如之何其徹也

孔安國曰二謂十二而稅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

孔安國曰孰誰也

子張問崇

德辨惑

荀氏曰辨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

崇德也

苞氏曰徒義見義則徒意從之

愛之欲其

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又

欲其死是惑

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

是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鄭玄曰此詩小

雅也祗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足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

以非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安國曰當此時陳

桓制齊君不君曰不日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

果滅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

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
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

以折獄者唯子路無宿諾宿猶豫也子路可也

故信恐臨時多子日聽訟吾猶人

也苞氏日言必也使無訟乎王肅日化

前之在子張問政子日居之無倦行

之以忠王肅日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

信必以忠子日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弗畔不違道也

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

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

正

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季康子患盜

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

賞之不竊

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

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安國曰就成也欲

多殺以止斲也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

孔安

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
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

也上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矣子張對

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玄曰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

下人

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

常欲以下人也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馬融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

夫聞者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佞人色行佞人假仁者之色行

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者也

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

馬融曰佞人黨多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

之下

苞氏曰舞雩之處有壇
墀樹木故其下可遊也

曰敢

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安國曰慝惡也
脩治也治惡

也為善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

孔安國曰先勞於
事然後得報也

攻其惡毋

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入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荀氏曰舉直而用之廢
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樊遲

退見子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

安孔

國曰富
盛也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

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衆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

孔安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

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子貢問友子

曰忠告而後善導之否則止無自

厚焉

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
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

之或見
厚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孔安

國曰友以文德合也

以友輔仁

孔安國曰友有指物確之

道所以輔成

色之仁也

論語卷第六

經二十六十二字

註一千九百四十六字

國曰... 有天下選於衆舉事陶

論語卷第六
詩二十七日四十六節
聖二十六十二章
不選於衆舉事

夫不仁者遠矣
有天下選於衆舉事

子曰... 子貢問文子

子曰... 文子

子曰... 文子

論語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凡卅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

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也
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之也
請

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

上事無倦則可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

曰先有司

王肅曰言為政當先在有司而後責其事也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入其舍

諸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入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

奚先苞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

名乎馬融曰正正也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奚其正名

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

遠於子曰野哉由也

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苞氏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

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

則有淫刑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盤罰也

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

必可行也

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

必可得而遵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

農者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融 馮

曰樹五穀曰稼
樹菜蔬曰圃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

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

民莫敢不用情

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

以情實
應也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

德何用學稼教民乎

子曰誦詩三

負者以器曰襁也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哉

專猶獨也

子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忤雖令不

從

令教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苞氏

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
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

其國之政亦
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

室
王肅曰荆與蘧瑗
史鮪並為君子也
始有曰苟合

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僕
孔安國曰孔子
之衛冉有御也
子

曰庶矣哉
孔安國曰庶眾也
言衛民眾多也
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
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

有成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

功也

滕殘去殺矣

王肅曰滕殘滕殘暴
之人使不為惡也去

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孔安國曰古

也子信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子

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周

烈曰謂罷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於魯君也

七
五

改

馬融曰改者有

子曰其事也

馬融

日事者凡所

行常事也如有改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

馬融曰如有改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

用必當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

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

可興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興邦乎

孔安國曰事不可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可喪邦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

違也

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

喪邦乎

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

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葉公問政子

近一言而喪國也

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為莒父宰

問政

鄭玄曰舊說曰魯下邑也

子曰毋欲速

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

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

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

黨有直躬者

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

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

周生烈曰有目而盜曰攘

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

夷狄不可棄也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

可棄去而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不行也

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孔安國曰有恥有所

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也

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抑亦可以

為次矣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
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

也抑亦其次言曰今之從政者何
可以為次也

知子曰噫斗筭之入何足筭也鄭

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子曰不器容斗二升者也筭數也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苞氏曰中

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也曰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

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子曰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也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

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
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

也之人善夫

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

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

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

承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玄曰易所
以占吉凶也

無恒之人易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七九

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心之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

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

子貢問曰

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

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也

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
是善善明惡惡著也

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悅也

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

故易悅之不以其道不悅也及其使

人也器也

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

小人難事

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其道悅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

實小人拘忌而子曰剛毅木訥迨仁

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
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

也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

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

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
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

入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日即戎民

戎就兵可攻戰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

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何安集解

九世章

憲問 恥子曰邦有道穀

孔安國曰穀祿也邦

有道當食其祿也

邦無道穀恥也

孔安國曰君無

道而在其朝食
其禄是取辱也
剋伐怨欲不行焉

可以為仁矣
馬融曰剋好勝人也
伐自伐其功也怨忌

小怨也欲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
荀爽曰此四者行之
難者未足以為仁也
子

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士當志道

不求安而懷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

行苞氏曰危厲也邦有邦無道危

行言遜

遜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

子曰有

德者必有言

德不可以臆中故必有言也

有言

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南宮适

孔安國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

孔安國曰

界有窮之君也。慕夏后相之位。其
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皋皋多

力能陸地行舟為。俱不得其死。然
夏后少康所殺也。

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禹稷躬稼而
皆不得以壽終也。

有天下夫子不答。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

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
後世。皆王也。造意欲以禹稷比孔

子孔子謙。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故不答也。

若人尚德哉若人

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人而仁者也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

能備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

勿誨乎

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發教

也誨之子曰為命卑謹草創之

孔安國曰

卑謹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
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

使乘車以適野而
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東里子產潤色之
融馬

曰世叔鄭大夫游告也討治也卑
謀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

審之也行久掌使之官也子羽公
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也

更此四賢而成
故鮮有敗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

人也

夫孔安國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

問子西曰

彼哉彼哉

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

曰楚令尹子西也

問管仲曰入也

猶詩言所謂伊

也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

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卒也伯氏食

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子

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藤薛大夫也

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

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藤薛小國大夫職

煩故不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仲

可為也

之智

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也

公綽之不欲

馬融

曰魯大夫
孟公綽也
卞莊子之勇
卞邑大夫

也
非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曰孔安國

文成也
亦可以為成人矣
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
義然後

取不苛
得也
見危授命
要不忘平生

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孔安國曰
要舊約

也平生猶少時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孔安國曰公叔文子禱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

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

曰其然豈其然乎

馬融曰義其得道嫌其不能悉

也然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安國曰防武仲故

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三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

如防使以大蔡納請曰統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倚守先祀

統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子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子

曰晉文公譎而不

鄭玄曰譎者詐也謂召於

天子而使諸侯朝之神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

河陽是譎齊桓公而不譎

馬融曰伐

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子昭王南征不還是而不譎也

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曰未仁乎
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

殺襄公管夷吾曰忽奉公子糾出
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小自自首先入是為桓子曰桓公
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北安國曰誰如子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

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至于今受其

賜受其賜者謂不被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

皆為夷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秋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王肅曰經經死

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
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

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既難亦
在於適厚故仲尼但羨管仲之功

亦不言召忽公叔文子之臣大夫
不當死也

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

家臣也薦之使與已並
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也
子聞之曰

可以為文矣

孔安國曰行如子曰是

可謚為文也

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

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

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在者各當其才何為

當亡乎也子曰其言之不作則其為之

難也

馬融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也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桓殺其君請討之

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桓也將告君故先齋必沐浴也公

曰告夫二三子孔安國曰謂三卿也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二三子者

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

二三子君使我之二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

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

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子曰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本為上末子為下也

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也

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無為人徒能言之也

蘧伯玉

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人坐而問焉

孔安國曰伯玉蘧大夫蘧瑗也

曰夫子何為對曰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群曰無言使乎善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

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

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

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

孔安國曰比方

也人子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服孔安國曰不子曰不患人之不已

知患已無能也王肅曰徒患子曰

不逆詐不憶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宜

微生畝謂孔子曰止何為是栖栖

者與無乃為佞乎苞氏曰微生孔

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苞氏曰疾

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鄭玄曰德者謂或曰以德

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

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

怪夫子言何為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尤人也下

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知我

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公

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馬融曰愬諸也伯寮魯人

弟子服景伯以告

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

也告告曰夫子固有惑志

孔安國曰季孫

信讒恚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

刑陳其尸曰肆也既有罪既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

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避世孔安

國曰世主莫馬融曰去其次避地亂國適治

邦也其次避色孔安國曰其次避言色斯舉也

孔安國曰有氏子曰作者七人矣菴

日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簣儀封人楚狂

也接與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

奚自晨門者闔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苞氏曰言孔子知世

不可為而強為之也子擊磬於衛有荷篋而

適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篋草器也有心謂與與然也既而曰鄙哉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此理理徒信已

而已言亦

深則厲淺則揭

菴氏曰

無益也

水為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已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

也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未知已志而便譏已

所以為果也末無也無以

子張曰

書云高宗諫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
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已

馬融曰已百官也

以聽於冢宰三宰

也
孔安國曰冢宰天官佑王治者
子
三宰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也
之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人

敬孔安國曰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已

以安人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曰如斯而

已乎曰脩已以安百姓脩已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原

壤夷侯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侯待也踞待

也孔子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

寫老而不死是為賊賊為賊以杖害也

叩其脛北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闕堂童子

將命矣馬融曰闕堂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之也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踞

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苞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若
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

求益者也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注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世卷

言大而不知其為賊也

其歷也

論語卷第十

論語卷第十 第二十三百六十四字

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未也 童子問坐無位 見其與先

益者與子曰吾見其未也 童子問坐無位 見其與先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九卅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

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

俎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

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則

不可教未事也

以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

者病莫能興

也 孔安國曰從者弟子也 興起也 孔子去衛

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固亦有

窮時但不如小人子曰賜也汝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安 孔

國曰然謂多
學而識之也
非與
孔安國曰問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善有元事有會
天下殊塗而同

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
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
子

曰由知德者鮮矣
王肅曰君子固
窮而子路慍見

故謂之少於
知德者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

子張問行子

曰言忠信行葺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葺敬雖州里行

乎哉

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隣五隣為里行乎哉

言不可行也

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

苞氏曰衡扼也言思念忠信立則
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與則若倚衡

也扼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子曰直

哉史魚孔安國曰邦有道如矣

邦無道如矢孔安國曰無道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可卷而懷也苞氏曰卷而懷

願不忤
於人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言之失言知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安孔

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
子
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也

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

用人以賢友為助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

之時

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

乘殷

之輅

馬駟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

服

周之冕

苞民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蕤纒塞耳

不任視樂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
聽也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安

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
雅樂賢人同而使入淫亂危殆故

當放遠也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安國曰柳下

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

子曰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孔安國曰自責已厚責人

薄所以遠怨答也

子曰不日如之何

孔安國曰

不日如之何者猶不日奈是何也

如之何者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

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

亦無如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玄曰小慧謂小小才知也難

矣哉言終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

以為行之遜以為出之信以為成之君子

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

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

疾猶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

人求諸人

君子責人責已

子曰君子

矜而不爭

荀氏曰矜莊也

群而不黨

孔安

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

不子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

荀氏曰有言者不

言舉

不以人廢言子曰貢問曰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怨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

其有所試矣

卷氏曰所譽輒試又事不空譽而已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菴氏曰古之史

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

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則亡矣夫

菴氏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習

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

孔安

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子曰衆惡

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王肅曰或衆阿

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也 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

故不能於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

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

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也主鄭

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
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藿

也人學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菴氏曰知能及治其
官而仁不能守雖得

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

蒞之則民不敬菴氏曰不嚴以臨

也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

之不以禮未善也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也而可小知也君子

受之道深遠不可以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知

大而不可受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

者也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也子曰

當仁不讓於師孔安國曰當行之事不復讓於師

行仁急也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安國曰真正

也諒信也君子之人
其道耳言不必信也
子曰事君

敬其事而後其食
孔安國曰先盡
力然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馬融曰言人在見
教無有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子曰辭達

而已矣
九事莫過於實足也
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

師冕見
孔安國曰師樂人
首者也名冕也
及階子

曰階也及席也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孔安國曰歷告以坐

中 人 姓 字 及 所 在 處 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

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

也 馬 融 曰 相 導 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九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安國曰：顓臾。

宓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

有之。冉有與季路為孔子也。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

孔安國曰：冉有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

斂，故孔子獨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

為東蒙主

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

且在邦域

之中矣

孔安國曰魯七百七百里之邦
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

孔安國曰

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也

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安國曰歸咎於季

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

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吏也言當陳才事度

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

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苞氏曰言輔相入者

當持危扶顛若不

且爾言過矣虎

兕出於柙龜玉毀楨中是誰之過

典

馬融曰柙檻也楨楨也非典守者之過邪也

舟有曰

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馬融曰固謂城郭完

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

今不取後世必為

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孔安國曰

疾如汝之言也

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

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更作佞辭是所疾也

上也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安國曰

國者諸侯家者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

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

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苞

日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孔安國曰民有異心

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折也

而謀動干戈於

邦内

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

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於顯史而在蕭牆之内也

鄭

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

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
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
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安國曰希少

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
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

始於隱公至照公十
世失政死於乾侯也
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

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

家臣陽虎所囚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

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

出奔齊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安

國曰制之由君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五世矣

鄭玄曰言此之時魯自東門襄仲殺

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

世也政逮大夫四世矣 鄭玄曰文子

也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安國曰三桓

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也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

氏稱孟氏至孔子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僻

馬融曰便巧辟人所忌以求容媚也

友善柔

馬融

曰面柔也

友便佞損矣

鄭玄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

禮樂

動得禮樂之節也

樂導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

孔安國曰恃尊貴以即恣也

樂佚遊

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

出

樂宴樂損

矣

孔安國曰宴樂沉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

孔子曰

待於君子有三愆

孔安國曰愆過也

言未

及之而言謂之躁

鄭玄曰躁不安靜也

言及

之不言謂之隱

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

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

所趣向而便逆先
意語者猶警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

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闘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安國曰

得貪
得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順吉逆凶
天之命也
畏大人
大以即聖又與天地合其德者

也 畏聖人之言 深遠不可易知 則聖人之言也 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知畏也 知 恢疏故不

狎大人 直而不肆 侮聖人之言 不可

小知故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侮之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 孔安國曰困謂 困而不學民

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

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

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

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

孔安國曰

探湯喻去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惡疾也

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

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

伯夷并齊餓

于首陽之下

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

曲之中也民到于今稱之其斯謂與

王肅

曰此所謂也德為稱者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

亦有異聞乎

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

也對曰未也嘗獨立

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也鯉

退而學禮聞斯二矣陳亢退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

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

孔安國曰
小君君夫

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
當此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
言其禮也

論語卷第八

經一千七百七十四字
注一千九百七十字

退而學禮聞斯一矣陳亢退喜曰

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齋語

此一千七百七十四字

曰夫

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邪人稱之曰

言其斷稱諸異邪曰寡小君異邪

姓正五

當稱曰正五
人正五
無正五
出正五
能正五
異正五
味正五
齋正五
姑正五
曰正五
寡正五
小正五
君正五
異正五
邪正五

論語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九十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曰孔安國陽貨

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

歸孔子

豚

謝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

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

與相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

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論

九卷一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拙拙好從事日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

月逝矣歲不我與馬融曰年老者歲月已往當急仕

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害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安國曰

君子慎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所謂也

孔安國曰上智不可強使 子之武 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

城聞絃歌之聲 孔安國曰子 夫子 游為武城宰

莞爾而笑 莞爾 小曰割鷄焉用牛 笑貌

刀 孔安國曰言治 子游對曰昔者 小何須用大道

偃也聞諸九二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禮孔安國曰道

和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從行者也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

治小而用大道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

往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巳何必公山

氏之之也

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
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

之適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興周道於
東方故曰

東周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對曰能

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

九三

恭則不侮

孔安國曰不見侮慢

也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

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

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

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不入其國

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曰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安國曰磷薄

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涅不黑君子

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瓠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

瓠瓠也言瓠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
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子曰由

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
下六事謂

仁智信直
勇剛也
對曰未也居吾語汝
孔安

國曰子路起對
故使還坐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
孔安國曰仁者愛物
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
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
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

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

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狂 孔安國曰狂

子曰小子何莫

學夫詩 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 孔安國曰

興引譬連類 鄭玄曰可以觀 風俗之盛衰可以

羣

孔安國曰君羣居相切磋也

可以怨

孔安國曰怨刺上政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孔安國曰邇近也

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

女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

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馮

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入而

不為如向
牆而立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
鄭玄曰玉珪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

已所貴者乃貴
其安上治民也
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
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也
子

曰色厲而內荏
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

柔佞
者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
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之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生烈曰所
至之鄉輒原

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
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
容媚而合之此所以賊德也子曰

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馬融曰聞
之於道路

則傳而說之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孔
安

國曰言不
可與事君
其未得之患得之
患得者

患不能得
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無所不至矣
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

亡也
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
古之狂也

肆
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也
今之狂也蕩
孔安國曰

蕩無

古之矜也

廉

馬融曰有

今之

矜也忿戾

孔安國曰

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惡紫之

奪朱

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

惡鄭聲之亂雅樂

苞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

奪雅

惡利口之覆邦家

孔安國曰利口之人

多言少實為能悅媚
時君傾覆其國家也
子曰予欲無

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言之為益少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

欲見孔子孔子辭之曰疾將命者

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

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
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

孺悲思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
夏取柞櫟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

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子曰食
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夫稻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

之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孔安國曰旨為之義也責其無

仁於親故再言宰我出曰予之不
女安則為之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安

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其為

無所據樂善生淫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

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

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惡稱人之惡者

苞氏曰好稱說人惡所以為惡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孔安國曰訕謗毀也

惡

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馬融曰窒

窒塞也

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微以為

智者

孔安國曰微妙也抄人之意以為己有

惡不遜

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苞氏曰訐謂攻

發人之陰私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鄭玄曰年

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論語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九十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死

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

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
詳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孔子曰毅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

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柳下惠為士師

孔安

國曰士師典獄之官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
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

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鄉取貴孟氏為下

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

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行

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

齊人歸

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

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

廢朝禮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

三日也

門

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詳曰鳳在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今鳳兮何德之衰也

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

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之也

往者

不可諫也

孔安國曰已往所

來者

猶可追也

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已可追自止避亂隱居

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安國曰已而

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孔子下欲

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苞氏

曰下下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

之使子路問津焉

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耦廣

五寸二
耦津濟
狹處
為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馬融曰言數周流自

知津
處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

易之

也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

此適彼故曰且而與其從避人之

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士有避人之法有避

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已為士則從避世之

法耨而不輟鄭玄曰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

也津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達

已意而便
非已也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

孔安國曰隱居於山
林是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
此孔安國曰吾自當與
天下人同羣安能

去人從鳥
獸居乎
天下有道上不與易也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上
皆不與易之已大而人小故也
子

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
曰丈氏

人老者也
蓀竹器名也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為夫子

苞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

而索之耶

植其杖而芸

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立

未知所以答也

止子路宿殺

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

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

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玄曰留言以語丈

人之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

孔安國曰言女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反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

苞氏曰倫道也理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苞氏曰言

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自必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巳

也知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

張柳下惠少連

逸民者節行超逸者包氏曰此七人

皆逸民之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者伯夷叔齊與

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又庸

君之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孔安國曰

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若此而已

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

苞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

身中清

廢中權

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身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亦不必

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大師擊適齊亞飯干

適楚

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擊于皆名也

三飯

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菴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

也各異師繚缺皆名

鼓方叔入于河

菴氏曰鼓擊鼓

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

播鞞武入于漢

孔安

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

海

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周公

語魯公

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

曰君

子不施其親

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易其親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

聽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

於一人

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周有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駟

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

論語卷第九

九

經一千六百五十字
注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大

論語卷第八

共一千七百五十八字
終一千六百五十字

海... 陽... 周公

蘧李鵬

子省鵬七姑... 曰君

師... 中突... 殊殊... 夏李

外... 人

... 事... 曰大... 周有入士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

論語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九廿四章
九廿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

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

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安國曰問問

與人交接之道也

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也君子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大賢與

於人何所不容我不賢與人將距

我如之何其距人也

苞氏曰友交當如子夏訊

交當如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

小道謂異端也

致遠恐泥

邕氏曰泥難不通也

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曰日知其

所亡

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

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

而篤志

孔安國曰博學而厚識也

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寤之
事也近思者近思已所能及之事

也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
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之

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苞氏曰

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子夏曰小人
子學以立其道也

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子
過不言其情實也

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玄曰厲嚴正也

子夏

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

王肅曰厲病也

信而後諫未信

則以為謗已矣子夏曰大德不踰

閑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

小德出入可也

孔安國曰

小德不能不踰法
子曰游曰子夏之
故曰出入可也

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荀氏曰言

子夏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
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

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
子夏聞之本之則無如之何也

曰噫
孔安國曰噫心
言游過矣君
不平之聲也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菴氏曰言

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

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

馬翮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

如草木異類區別

君子之道焉可

言學當以次也
誣也
馬翮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孔安國曰終始

如一唯聖
人耳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馮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

學而優則仕子游曰

喪致乎哀而止

孔安國曰毀不傷性也

子游

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

苞氏曰言子張容儀

之難及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

也難與並為仁矣

鄭玄曰言子張容儀咸而於仁

道薄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

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

馬融曰言入雖未能

自致盡於他事至於

曾子曰吾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

也其不改文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也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諫闇之中父及政

雖不善者不忍改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氏

曰陽膚曾子弟子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

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之自喜能得其情也子貢

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

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

之於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

孔安國曰更改也

衛公孫朝

馬融曰朝衛大

也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孔安國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也。

亦何常師之有

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馬融曰：魯大夫叔孫

刑仇也
武謚也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

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也

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

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

不見宗廟之叢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

苞氏曰七
尺曰仞也

夫子之云不

亦宜乎

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上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欲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

之乎適自
見不知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

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

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

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得邦家者

孔安國曰謂為諸
侯若卿大夫也

所謂立之斯立

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

也孔安國曰綏安之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莫不立導之則莫不

興行也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也故能生則見榮顯死

則見哀痛矣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數曆

謂列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荀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

海天祿所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

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之牲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曰履

親湯名也此

伐 蔡 告 天 文 也 毅 家 尚 白 未 變 夏
禮 故 用 玄 牡 也 皇 大 也 右 君 也 大

大 君 帝 謂 天 帝 也 墨 子 有 罪 不 敢
引 湯 誓 其 辭 若 此 也

赦 苞 氏 曰 順 天 奉 法 有 帝 臣 不 蔽
罪 者 不 敢 擅 赦 也

簡 在 帝 心 言 桀 居 帝 臣 之 位 也 有
罪 過 不 可 隱 蔽 已 簡 在

天 心 朕 躬 有 罪 無 以 万 方 万 方 有
也

罪 在 朕 躬 孔 安 國 曰 無 以 万 方 万
方 不 與 也 万 方 有 罪 我

身之
適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周周家也賚賜

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

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

孔安國曰親而不賈不忠則誅管蔡是也

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也

百姓有適在予一人

謹摧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

行焉

苞氏曰摧稱也量斗斛也

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

食喪祭

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

畫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

寬則得衆敏則有功

公則民說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

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孔安國曰屏除

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恭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

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

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

無敢慢

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斯不亦

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

馬融曰不宿戒而責

慢令致期

謂之賊

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

猶之與

入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孔安國曰謂財

物也俱當與人而吝膏於內惜難之此有司之在耳非久君之道

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

也
界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

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

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二十三字
注一千一百七十五字



經籍訪古志

論語集解十二卷 正平甲辰刻本

跋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

謹志改道祐者足利左馬頭義氏朝臣第四子名祐氏幼

失父隨母居泉州大鳥後歸釋氏改名道祐為堺浦西本

願寺別院祖事見泉州志又有影刻此本者跋云學古神

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此本藏在屋代弘賢所又有一本刪

去正平跋文者板今尚在日本橋千鐘房書肆又有明應板

本亦摸刻此本者刪去正平跋文撰以明應已未西周平武道

敬重刊記

按正平甲辰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
明應已未明弘治十二年也

讀書敏求記

何晏論語集解十卷

童年讀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
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又讀漢書列傳四
十三卷贊引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
矣竊疑古文論語與今本少異然亦無從究辨也後得高
麗鈔本何晏論語集解檢閱此卷與漢書傳贊適合因
思子貢當日寓嗟歎意于不可得聞中同顏子之如有
所立卓爾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若脫此二字便作了語
殊無低徊未忍已之情矣他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等句
俱應從高麗本為是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
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不啻
獲一珍珠船也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
東國舊鈔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之者洵為書庫中

奇本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
五月吉日謹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攷之蕭
公幼時與吾曾祖侍御秀峰公同居邑之西鄉每相約入城
歸時對坐殿橋上攜象戲下三四局起望城中而歎瓦如
魚鱗他時何地受一廛著我兩人耶後竟各遂其志蕭居
城東吾祖居城西高門棹楔衡宇相望未及百年而蕭氏
式微吾祖後蘭錡依然風流未艾循覽此書回環祖德子
孫其念之哉子孫其敬之哉

按正平係日本後
村上天皇年號

重平讀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不可及也

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孔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孔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孔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孔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孔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孔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孔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孔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孔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孔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及也

然六朝舊格非顯有訛誤不敢校改原集解單行之本宋

人皆著于錄有明一代唯閩監毛之注疏合刊本別無重

翻集解宋本者永懷堂所刊亦從閩本出故我非別有所承之經注本也

朝唯惠定字得見相臺岳氏刊本至阮文達校注疏時並

岳本不得見焉余得南宋刊本纂圖互注集解頗定詩余

以為此不足深惜也觀邢氏疏集解序之語序云今集諸

姓名邢疏云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記其姓而則

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則

知其所見唯存姓削名之本此本不知始於何時大抵長

生烈為複姓今但稱周曰其不學可知及朱子作集注並

亦沿其例盡削所引諸家之名遂致明道伊川不分矣

不悟何氏原本皆全載姓名

唯包氏不名以

望文曲解何

殊郢書燕說乎逮及南宋朱子作集注亦謹引孟蜀石經
及福州寫本論者頗惜其隘於旁徵不知其互勘無從也
良由長興版本既行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
不用雖有舛誤無由參校此晁公武所由致慨者夫邢氏
所據旣如彼朱子所見又如此今之懋遺尚不足以證開
成石經何論陸氏釋文以上則讀此本者直當置身於隋
唐之間而與顏師古孔沖遠一輩人論議可也雖然流俗
相習因仍已久自非衆證鑿鑿何能以海外孤本服窮經
者之心猶幸此邦故家之所藏弃名山之所沈霾往往有
別本爲好事者物色以出其間賸文壞字得失參池固非

覆正平論語集解後序

右正平刊本論語集解十卷卷未跋云堺浦道祐居士重

新命工鑱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案正平甲辰為日

本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當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

市野光彦云道祐居士足利義氏之四子幼喪父與其母居于堺浦遂薙染為僧更名道祐據所云重

新鑱梓則猶有原本可知驗其格式字體實出於古卷軸

絕不與宋槧相涉其文字較之群書治要唐石經頗有異

同間有與漢石經史漢說文所引合又多與陸氏釋文所

稱一本合彼邦學者皆指為六朝之遺並非唐初諸儒定

本其語信不為誣案日本國史云應神天皇十六年百濟博士王仁齋論語十卷皇太子就而受

之日本之有經典自是始
即晉武帝太康六年也
顧前代市舶罕載其流傳中土

者唯錢遵王述古堂一通因得自朝鮮遂誤以為朝鮮刊

本蓋彼時未知正平為日本年號也况其所得亦是影鈔

逸人貫重鑄本並非原槧爾後展轉傳錄不無奪漏故陳

仲魚阮文達諸人所校出者十不三四近世張金吾吳兗

牀輩始有知此為出自日本者然又不知幾經鈔胥愈失

其真而此間所存舊本亦復落落如晨星又有無跋本界

本蓋後人剷去跋文文化間江戶市野光彦以此本翻彫

其實同出一版也餉世惜梓人未良失原本古健之致又印行不多板亦旋

毀今星使黎公訪得原刊本上木一點一畫模範逼真居

鴻都石渠難盡依據要其根源皆在邢氏見本以前好學
深思之士或以徵舊聞或以解疑滯拾其一字莫非瓌寶
以余披訪所及得目覩者亦三十餘通較之相臺之著治
革數猶過之

岳氏參校諸本凡廿三通

不可謂非千載一遇也乃彙集

諸本校其異同使天下學者讀此一本並得兼采日本諸
古鈔之長又使知彼此錯互之中有源流變遷之漸而此
本之可憑邢本之妄刪昭若日月或亦通經學古者所不
嗤乎光緒壬午十月廿八日宜都楊守敬記

顧前代市舶等載其流傳中土

書中幾遍王述古堂一通因得自朝鮮遂誤以為朝鮮刊

本之可惑張本之要與陳誠後反且及亦能與學古皆故不

得於學又及於味妹技論其之中本然亦變遷之漸而地

籍本亦其異同刻天有學書諸此一本並其與米日本論

本意節節之本凡廿三不長龍非下燈一函也公案

以命其始也其目然春亦二十餘節薄之取臺之善能

刻其之古也以其善關友心機幾欲其其平莫非親覽

論其本原雖其動靜其非其非其非其非其非其非其非

論其本原雖其動靜其非其非其非其非其非其非其非